穷官

——献给老少边穷地区无私奉献的干部们

目　　录

长卷前头浪花飞…… 1
第一章　山高浮日月　谷深露清贫 …… 11
1　老区，我来了
2　凋落的辉煌
3　“县脸”，目不忍睹
4　县，也能破产吗？
5　无颜面英雄
第二章　风乍起　吹皱静水一池 …… 23
6　没有时间沉默
7　“三年之后再看”
8　一条无形的绳
9　超越常规
10　还是“三年之后再看”
11　上告书
12　兀起的山风
第三章　挺进风雨 …… 42
13　驶进浪区
14　质问年拜会
15　罢工风波
16　一触即发
第四章　那山　那水　那老地方 …… 57

17　新书记与“老蒙阴”的对话
18　透过累赘看优势
19　翰林学士的感叹
20　普及的歌谣
21　看不见的优势
第五章　盆景、花园大裂变 …… 73
22　这样的现场不能看!
23　碑是一座山　山是一座碑
24　依山走笔写历史
25　花园,放梦的乐土
第六章　危机、决策、诱惑 …… 89
26　卖桃启示录
27　季产年销
28　绿色,永远的探索
第七章　有山皆图画　无水不文章 …… 100
29　游游山水又如何?
30　夜幕深深
31　水上大队诞生记
32　蓝色工厂
33　菡萏幽香散大湖
第八章　布局谋篇造大势 …… 115
34　跨越时空话老区
35　异举
36　迟到的突破
37　等死不如找死
38　顽石与艺术的变奏
39　联合,世纪的行动

40　一个神话的诞生
第九章　奇观再现 …… 140
41　一个战略的构想
42　犹豫的基础是无知
43　琢磨事的人　琢磨人的人
44　四纵八横建新城
45　再现奇观
46　财力与决策
第十章　辉煌与梦想 …… 161
47　梦想,辉煌之源
48　遗忘角
49　亦如东逝水
50　大雪枣,一条新的产业带
51　东山再起
52　温室效应
第十一章　名人、英雄、新视角 …… 185
53　叹息颛臾王
54　第五大发明
55　寻找秦将
56　沂蒙六姐妹
57　宣传也是生产力
第十二章　视民如伤则可大海放舟 …… 202
58　高山留守人
59　情满雨王庙
60　告慰烈士魂
61　仲秋夜来人
62　不该唱的颂歌

第十三章　机遇与抉择 …… 220
63　废墟上的遐思
64　单靠等待是不够的
65　重返故地
66　一则短文与一个轰动全国的行动
67　关于政策的运用
68　刘书记在,机遇就在
第十四章　好将清白继家传 …… 235
69　走近荒原
70　面对诱惑
71　贫者的富有
72　一枚功勋章
73　不令而行
74　阳关道与独木桥
第十五章　大道通天 …… 252
75　强县的内涵
76　远山的风景
77　十分之一论
78　创业者的忧思
79　一条大路宽又广

长卷前头浪花飞

也许对于“高尚”的人，这些故事有些可笑，难登大雅之堂，但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否认它的存在，没有任何权力遏止老区百姓对一个县委书记真挚感情的流露。

1995年6月10日。东汶河堤岸。

苏醒的早晨带着昨夜的宁静。

“刘宗元是你叫的?！烧得你不知姓什么，张口一个刘宗元，闭口一个刘宗元，叫声刘书记小了你?”

“狗贩子”张前科持一把铁锹，呼地从大田蹿到河堤上，把那个晨练人拉了一把，连珠炮似地质问着。晨练人正津津有味地议论着几年来小城的变化，不想被这个忙田的毛头小子戗一顿。沂蒙山人就这个熊脾气，你顺着他，就是捣他一拳，再给他个笑脸，保证不还手。要是戗他，坏了，一句话就能惹起一场冲突，甚至会打一个头破血流，弄出一场说不清道不白的官司。晨练人是位供销系统的老职工，他哪能受这口窝囊气?

“你小子想发疯哩，叫个刘宗元就不行？那邓小平我都叫哩！”

“你叫邓小平我管不着，可你叫刘书记的名我就管着。今儿个我就非治你这驴脾气，叫你是人不是人地就乱叫刘书记的名！”

这原本是一桩称不上事的事。老职工不过是说这几年老区发生了覆地翻天的变化，县委书记刘宗元不简单。闲谈中不过是用了沂蒙山人敬佩一个人时的话语："刘宗元这个家伙。"不想"狗贩子"张前科听了这后几句，认为这是对他敬重的县委书记不恭敬，他也不问道士帽子几寸长，就撸上了。也许他太爱、太敬重他的县委书记了，在他三十五六年的平凡的日子里，这个叫刘宗元的县委书记成了他崇拜的偶像，就像追星族保护他的歌手一样完全是出于内心深处的敬慕。不过话饯到这个份上，剩下的"节目"不能不演了。

"怎么哩，我就叫，你管得着？"

"你叫，你再叫我就一锨拍了你！"

年纪稍大一点的朱士安跑过来，一把拉住气盛的张前科。

"没灌酒，哪来的疯！"随即又转向对方，"你是不该叫，大老远我就听见了。是见你年纪大了，不罗罗你，你还得火就爬炕。"

对方火气被挑上来："咋哩，刘宗元是你姥爷？是你爹？你们这样护着他？"

"他是县委书记，是给咱蒙阴老百姓出了力办了事的县委书记。你应该尊重他才是，你直呼名字就不行，你要是再叫，可就……"

吵闹声使这宁静的早晨变得嘈杂起来。东汶河仿佛静下来，竖着隐形的耳朵探听这场纠纷的根由。村上的鸟儿不叫了，它为人间的事情而迷惑。

农科所所长，六十岁的程国清急急火火地从小院跑出来，他先是训了一通自己的兵，"刚过上几天好日子，吃饱了撑的你？"当他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后，说："你这位老同志，要是年龄小就称他个刘书记，要是年龄大就称他个老刘，多顺耳，干么非喊名字呢？就说你吧，人家要是直喊你的名字，你不也觉得有点那个

吗？人心都是肉长的，人家刘书记为咱老百姓全豁上了，没白没黑地干，看看谁不心疼？你怎么连这点感情都没有呢？”

对方怯阵了，打吧，明看着吃亏；讲理吧，一张嘴抵不了两张。沂蒙山人就这样，心里怯阵，嘴上却硬，“叫叫名都不行，刘宗元是你姥爷？今儿个早上见鬼了，碰上了这帮二百五！”骂咧咧地走了。

“狗贩子”还一个劲地挣扎，“放开我，我一锹拍了他，叫他叫！”

老所长捣他一拳：“就知道打架，忘了刘书记给咱的任务啦？”

“狗贩子”泄气了。

1994 年元月 6 日。寒风凛冽。

蒙阴城走来了一位朴实的农民。

农民姓罗，家住桃墟乡杏山村。他骑一辆自行车，后架上捆着一个粪箕子，里面放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裹。很显然，他很少进城，今儿个他分明觉得小城比一年前大多了，漂亮多了，一年不见，尤其是那条臭水沟，今儿个呼啦一下子成了鸟语花香、碧水如玉的公园了。

他问交警：“刘书记在哪？”

交警正忙着指挥交通，眼睛压根儿没瞅他，“你找哪个刘书记？”

“你咋连刘书记都不知道，亏你还当警察哩，整个蒙阴谁不知道咱刘书记呢！”

交警这才看一眼老农，交警好笑，真是农民，没见过大世面，姓刘的书记多啦，如今官如牛毛，你怎么认准就一个刘书记了？

“你找哪个单位的刘书记？”“县委刘书记，还能有哪个刘书

记呢?”

交警说:“向西去,路北挂个大牌子:中国共产党蒙阴县委员会。他在那个大院里。”

农民小心地推着车,生怕颠了他那个包,沿着马路西行。

县委大院门口。

“哎,站住,收破烂怎么跑到县委大院了?”

“俺不是收破烂的,俺找刘书记。”

“都下班了,你谁也找不到,等下午二点吧。”

农民老罗这才知道县委机关按钟点上班的,哪里像他们农民,这功夫还在田里忙乎呢。

“你知道刘书记住哪不?”

“不知道。不过你要有事就找县委办公室吧,有秘书呢。”

“不行,俺就奔刘书记来的,别人谁也不中。”老罗推着他的车走了。

摸进了县委家属院。他支下车,解下包,小心地抱着,四处打听刘书记的住处。

好不容易找到了刘书记的门,老罗又犹豫了,敲门的手停在半空。

这可是县官的家呀,好进吗?

老罗停在那里。

可是,不敲能行吗?乡亲们都盼着他呢,再说自己不是打了保票的吗,一准能见到刘书记。让刘书记看看,他说保护咱就保护,他说没必要,咱就放羊!再说乡亲们都盼着呢!老罗终于敲门了,那大手砸得门山响,招来许多白眼。

门开了,一个扒顶的汉子走出来。

“刘书记,俺认识你,在电视上看你好几回了。”老罗很激动,全不顾对方的情绪就叫起来。

“屋里坐，屋里坐”。刘书记热情地请他。老罗见刘书记很好说话，胆子大了，那腰一下子挺直了，径直进了房间。茶几上放着一杯茶、一个啃了几口的馒头，旁边展开着一封人民来信。老罗瞅一眼，敢情是巨山乡的，老罗发现这小茶几上光来信就一叠子，旁边还有一大摞稿纸，吃饭的空地就太小了。小房间不大，用老罗的话“跟个老婆腚”似的。一张破沙发，一坐就叫唤，一个电视机还是十四的，样子是八十年代中期的。这书记真穷，老罗想。老罗发现，这里书很多，鼻子眼里都是书。老罗啧啧：大学问哩。

“刘书记，俺是来报信的，俺庄昨天晚上炸石头，炸出个大山洞，老长老长的。那洞里呀什么样的石头都有，竖立的，跟人狗似的；吊着的，跟驴子奶一样，红的、蓝的什么颜色都有！”

刘宗元猛然意识到：天然溶洞！

“破坏了没有？”

“没有，不过村里人进去了不少，大家都想砸几块玩。俺觉得这洞怪好，县里正抓旅游开发，俺就跟村里商量，寻思来寻思去，大伙都说，你办事管，就让俺来找你，讨个回话。”

“有多大？”

“没底，看见的部分跟个礼堂似的，往里面黑古隆冬的，不知有多长。”

老罗动手解他那个包。

“刘书记，俺知道你忙，就砸了几块，你看看是个啥东西。要是没有用，俺就放羊啦，砸了这个破洞好取石料；你说有用，俺就留着，给县里看着。”

刘宗元的目光被那几块造形奇异的钟乳石吸引了。“溶洞！一个很有观赏价值的溶洞！”

刘宗元一把握住他的手：“老罗，你立了一大功。喝杯水，坐

我的车回去，告诉村支书，就说我刘宗元说的，让他们护好洞，我随后带人赶到。”

老罗笑了：“刘书记，你放心，你不说话，没有人敢动它。”

刘宗元说：“防备万一，你坐我的车回去。自行车我给你送回去。”

老罗坐着轿车，回到杏山村时，小村一下子热闹了。

村支书说：“见到刘书记啦？”

老罗得意忘形，自然又大大地炫耀了一番。他说：“刘书记一听咱发现个洞，饭也不吃了，打电话就找人。你瞅着，用不了几个小时，刘书记准来了。”

村支书笑了，“俺说刘书记办事行吧，怎样？”

随即他喊了一声：“洞里还有人吗？都给我滚出来！回去拿几张锨把路平一平，迎咱刘书记！”

姚兴海是农民合同制工人，收购兔毛的一个普通的“贩子”。93年他出任农机公司经理时，那个公司已经作为老大难挂了两年了，一句话，在整个临沂市倒数第一，谁也不愿去挑这个头。

“兴海，你去吧，有困难再找我。”刘宗元认准了这个兔毛贩子，就大胆地行使手中的职权，打破了干部任命的诸多框框。

“刘书记，可我是刚转了正的合同工啊。”

“人家牟其中还不如你呢，是个农民呢。”

姚兴海去了。

当年扭亏，95年实现销售收入1.0125亿元，跃居全市第一名，被中国农机总公司国内贸易部授予全国农机系统优秀企业。

96年2月，刘宗元找到姚兴海。

“兴海，我们蒙阴起步晚，企业家商业家队伍还没形成，没办法，我们只有以一当十了。县外贸已亏了三千万了，不能再亏

了，这烂摊子给你吧。”

“刘书记，我不能当那多的官，再说外贸跟农机是两个系统。”

“别管他几个系统，企业搞活就是我们的目的。这位子是留给挣票子的，兴海，去吧，把外贸给我搞上去，我给你戴花，亲手给你扎一朵大红花。”

“行，给我三四年时间，到那时，今天的农机，要是拿不了全市第一，我把乌纱帽都给你，我再去贩我的兔毛！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说吧，是要人还是要政策，只要我刘宗元能办到的。”

“你得别离开蒙阴！”

刘宗元不知如何回答。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三四年，刘宗元说了能算？可是面对部下那双急待求答的眼睛，刘宗元头一回觉得尴尬……

姚兴海衣着朴实，那件白色的衬衫内，整个脖子全被药膏贴满了，露出的部分绽出几根瘦筋，一个年仅三十来岁的小伙子竟如此消瘦，着实令人不解。本来练武术的姚兴海有一副铁打的身板，他说他曾创造过连续十年不吃药不打针的记录。自打93年干起总经理，这武术荒废了，身板也垮了。颈椎骨质增长，脊椎劳损……这身体从一百五十斤降到一百一十斤，开始抱起了药瓶子。

他说：“文化人总结出一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这人讲究个义气。咱都读过书，都会讲大道理，为国家做贡献，为社会奉献青春力量什么的，谁都能说几条冠冕堂皇的大道道来。可具体下来就不行了，要说蒙阴能人少也许有道理，说蒙阴没能人，打死我也不信。为什么到了刘书记来，蒙阴一下子火起来，光企业界就出了许多能人来，说穿了刘书记有本

事，能知人善任，跟他干，就是累死心里也服，干得痛快！

“刘书记用人大胆，敢放权给你，他既严格要求你，又关心你。94年我把农机公司销售收入从七百万鼓捣到五千万时，他带着六大班子来开表彰会。那功夫职工都说：书记县长都来了，天，往年谁管咱？

“我不说了，反正一句话，我就认准了刘书记，咱不讲大道理，咱就上对得起刘书记，下对得起职工。要是刘书记走了，我就去干个体户去，除了交足税，咱谁的脸子也不看，谁的憋气也不吃！

“别笑我自私，我也希望刘书记这样的领导多几个，真心盼望着共产党给像刘书记这样既有能力，又能扑下身子为百姓干事的官员一个更大的天地，让他给更多老百姓办些实事，可又舍不得他走，这心里还真矛盾呢……”

1995年2月5日，蒙阴县城。

中共蒙阴县委第八届八次全体扩大会议进行分组讨论。

岱崮代表团发生了一场争吵。原由来自代表公茂田的发言。

公茂田，一个亲眼目睹了蒙阴几年巨变的“高山庄园”的庄主，他是带着无比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一字一句地听完刘宗元《总结经验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的。公茂田是一个传奇型人物，他带着老婆抛了铁饭碗，搬上獐子崮，硬是靠双手在高高的獐子崮上建起了“茂田园艺场”。

小组发言了，他说：“如果刘书记早来蒙阴六七年，我们蒙阴早腾飞了！”

农民就是农民，说话从来不顾忌什么，老区的农民就这样，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老于世故的圆滑人不会这样说，

因为这样说会无意中得罪“前边”人的。

这个代表团大都是岱崮镇的村支部书记，他们在那个位置上干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经历使他们有资格作出比较，变化又使他们有权力来评价一个人和一届党委、政府。蒙阴的当代史，他们是伴它一同度过的，这些人是历史和现实的证人。

但是他们是老区人，是沂蒙山人，尽管大家都见过大世面，都是场面人，都是一方领土的“权威”，但他们依旧继承或者说是因袭了沂蒙山人的秉性，拥有人格的正直，人性的纯朴。但沂蒙山人就爱认个“死理”，茂田的发言，使他们无形中形成了对比。刘书记是 1992 年 12 月 27 日来的，扳着指头算一算也就是两年零七十天。这两年功夫，蒙阴发生了什么谁不知道？他们的县委书记给蒙阴带来什么，谁不明白？这一对照，大家觉得茂田说的六、七年是对他们的县委书记能力的一种低估！还用那么长时间吗？

于是，一场脸红脖子粗的争论就这样发生了。

“茂田，你茶碗改成酒盅子，没个把了，还六、七年，你也太小看咱们的刘书记了。”

“我是说……其实我的意思是说刘书记早来两年就好。”

“那也不能说六、七年呀。外人说就罢了，你茂田能不知底细？哎？说话也不怕咬了舌头。往后你会说就多说，不会说就少说，别云山雾罩地胡罗罗。”

“你这人怎么这么认死理，我的意思是说……”

“你别说了，反正你说错了。还背着驴头不认赃，亏你还是山区开发的新闻人物呢。”

几个人越争论越起劲，各自寸土不让。团长说：“行啦，一眼子杠子头，有种回去办个工厂，在你那个村再开出百八十亩高产果园来。”

于是大家就不再争论了，继续讨论刘书记的工作报告。

刚才还脸红脖子粗，一入正题，又和睦如初了。

我们可爱的沂蒙父老就这个样子，如果你认为这些都是笑料的话，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沂蒙山人；是你对这块地区的文化、历史、习俗缺乏研究；是你还没有同这些汉子交上朋友。一旦你理解了他们，了解了他们那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那么就会认同了这些故事，并对它的真实深信不疑，你就会为此引发更多、更深的思考。

第一章

山高浮日月　谷深露清贫

你告别闹市的繁华，走近“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的远山，站在“地拔双崖起，天余一线青”的紫荆关口，群峦众崮卷成冷漠的浪，接踵向你荡来。面对辚辚卷来的荒山，莽莽涌来的谷壑，你听到了历史的回声？还是目睹了现实的荒贫？

1　老区，我来了

时空在日月的轮回中无言地变迁着。

1992年最后一个日子，这是一个平凡的冬日，元旦的钟声从新年的伊始处隐隐传来，告诉世人：又一个春秋化为历史了，新一轮太阳升起来了。

一位中年人踏着被岁月尘封的小道，走近即将属于他任职的辖区。那是一片簇拥着多姿的山崮、密集着迥异的沟壑的山套，那是老区的腹地。人们说，那是八百里沂蒙山的心脏，那片血染的山坳是浓缩了的沂蒙山。

那块热土地在共和国的版图上叫蒙阴县。中年人是这个县的第二十一任县委书记，叫刘宗元。

紫荆关以它的雄奇和惊险给新来的县委书记一个无言的挑战，随一身热汗的溢出，紫荆关踩在你的脚下。你极目远眺，峰

峦如潮，千山万崮在阳光的抚摸下，抖去冬日的瑟缩，铺天盖地地向你涌来。

满目大山披冬阳，僵硬的大山仿佛一一复活，有了灵性，大山哟，你如此争先恐后，是向新任的县委书记显耀昨日的辉煌，还是讲述你历史的传奇？

大山无语。

嶙峋的山石，荒芜的山体，仿佛是在诉说着现实的苍凉。

刘宗元听懂了大山的哑语，一丝沉重袭来。

此刻，在刘宗元的思想里，省委、地委交给你的已不再是一个行政意义上的县区了，这是八百里沂蒙山的心脏，是缩小了的沂蒙山，是山区穷困县中最富有个性的代表。

蒙阴不致富，老区哟，你怎么谈得上脱贫？

蒙阴不崛起，沂蒙山哟，你怎么谈得上振兴？

此刻，你明白了地委的良苦用心。你仿佛又看到地委书记王久祜那焦虑的眼神，“宗元，去吧，把蒙阴的担子挑起来，给地委分忧。你这个体改委主任、十年的正县级干部去干县委书记，是有点屈……可地委反复考虑，那里需要你！”

是呀，一个有着光辉历史的老区，建国四十三年了，仍旧不能摆脱贫困，如今，大发展的 1992 年已经隆隆的过去了，蒙阴又失去了一个极好的机遇！现在到了好好治理的时候了，否则怎样面对老区五十万民众，怎样面对埋葬在这山山坡坡的万具忠骨！

此刻，你想说，不改变蒙阴现状，无论对死者还是生者，都是一笔不能用数字表述的欠债！我们欠这片热土的情太多了，今天到了应该加倍偿还的时候了，否则，我们的党将失去民心。

此刻，你想说，蒙阴不脱胎换骨，我刘宗元誓不回归。可你没有说，你知道，老百姓听烦了美丽的誓言，任何一个天花乱坠